



对话

阿来
四川首位茅奖鲁奖双料得主

直接引语

“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，其实我都不太愿意。我想，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，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。而且，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。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，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，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。我不认为，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。向经典学习，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。”

——阿来

最重要是找到好的读书方式
修炼自己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
成功的作家写作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
不会降低标准去更宽广的世界是为了返观故乡
记者手记阿来
思考者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杨谨烛 摄影 陈羽萌 刘开怡

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，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，目光坚定，谈吐直率。对于阅读和写作，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他认为，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，一个成功的作家，必然是能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。

1/

封面新闻：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。您是怎么修炼的？

阿来：主要就是读书，没有别的路径。

封面新闻：读书方法也很重要。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。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，还是少数。

阿来：那是读坏了呗，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，好的方式读。读书，我们首先要考虑。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，我们为什么要读书。首先，就是要提升自己。还有就是传播。也就是说，你领会到的东西，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，比如写作。

封面新闻：专家面对大众，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，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，非常火。但也有争议。您是怎样的看法？

阿来：我个人的感觉是，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，不如我自己读一段。经常有人请我做文学讲座，其实我不太愿意。我想，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就可以的，文学还是要自己读的。而且，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。像那种没边儿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，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，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。我不认为，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。向经典学习，是要学习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。

2/

封面新闻：您能列举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？

阿来：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认识到，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。

封面新闻：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你最喜欢的作家么，比如马尔克斯？

阿来：没有。或许，某一个阶段，我可能在每个领域有短板，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。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，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，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，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。很难说，一辈子就喜欢哪一个作家。

封面新闻：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或营养的？

阿来：不可能，那就是我没进步嘛。这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，我没有解决。

封面新闻：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，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。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，受到的关注很多。您喜欢读奈保尔吗？您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怎么样？

阿来：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。他刚出道写的短篇小说集《米格尔街》，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，写得非常好。他的“印度三部曲”也非常好，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，反思印度的历史、命运。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反思，对印度几大宗教之间矛盾纷争的反思，都非常深刻，而且他真是富有责任感的。他不是简单的批评或批判的，他是有爱的，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。他后来还有一些游记，《受伤的文明》《百万叛变的今天》《幽暗国度》，他会一个人一个人来采访调查，而且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，通过学术工具来分析，不是普通的游记。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，一个成功的作家，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。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。

3/

封面新闻：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？作家跟这个沸腾的社会离太近了，有人说文学不是新闻，还是要隔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。离太远了，又会被认为太冷漠，对社会不关心。您是怎么处理的？

阿来：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，它既不同于新闻，也不同于政治学、经济学，有很多不同的，各有各处理题材的方法。就说关心现实，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。比如我的《蘑菇圈》和《三只虫草》，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——环境保护、自然生态问题。但现在有多少人关心、讨论这个问题？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。很多人都是基于跟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。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关心现实，那这么大一个现实，怎么没有关心呢？

封面新闻：是因为无力改变现实吗？

阿来：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，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。你可以改变，空气问题可以改变，能不能可以走路的地方少开一点车？你有钱了，可以买一个八缸的汽车的时候，你考虑到环保，你说算了，我买一个小排量的汽车。从一点一滴做起，是可以的。植树节的时候，我真的去种一棵树，因为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。但是你有钱，你要显示你有钱，就非要买个大量排量的汽车？你就在城里上班，有地铁，有这么多交通工具，而且能走路。我基本是，能走路的地方，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，我就不坐车，就步行。

封面新闻：据我观察，您很少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，是怎样的考虑？

阿来：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，但是前面加个“少数”就让人不舒服。因为，随之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，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降低标准有关，跟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有关。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，我就告诫自己：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宁愿不写。我要写，不敢说世界，但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。

外出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，阿来除了带书，一般都会带着电脑。白天开会或者办理事务，晚上回到房间打开电脑写小说。他最近在写一部汶川地震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
与朋友喝酒，喝到一定程度，他会主动提议：我们来唱一首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吧，并且马上开口就唱。“我觉得，玩的时候就尽情玩。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。”这不光是天然的性格，跟阿来的创作观念也有联系，“作家要保持创作的状态，还是要始终保持对学习的热情、对生活的热情。要好好投入生活，吃顿饭，就高高兴兴吃顿饭，不要愁眉苦脸的。”

阿来的写作有一个规律——在写一本书的过程中，就有了构思下一本书的念头。在四川甘孜和青海为《格萨尔王》做调查的时候，他产生了写《瞻对》的想法。写《瞻对》的过程中，他想用诗意清新的语言回到少年时代，就写了《三只虫草》《蘑菇圈》《河上柏影》“自然三部曲”。在回顾家乡诗意图卷之时，他发现很多外国探险家曾经如此深入地研究过我们的植物，于是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阅读。通过阅读、行走、写作，阿来走在一条灵魂不断成长的良性轨道上，不断用智慧喂养自己的心灵，进而生长出自己一部一部作品。通过文学、脚步，去到更宽广的世界，而最终“是为了获得更宏阔的视野返观故乡”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杨谨烛

『文学不是讲或听就可以，要自己读』

《三国演义》是一本观念陈旧的书
读书要动脑子不要迷信定论

“很少看当代的文学作品，要读就读经典的。”不少人容易存在这种偏见，认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，不值得信任。阿来对此并不认同，“这都是不读书的人的借口。我看他们天天读微信上的文章都挺投入的。”

说这话的阿来，电脑上打开的页面，就是一篇别人写的中篇小说。2016年12月7日，阿来《蘑菇圈》获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。如今阿来是郁达夫小说奖最新一届的评委。作为小说评委，阿来正在认真读应征作品。当下的小说，从题材到写法，是否有可取之处呢？阿来觉得很好回答：“肯定有可取之处。在中短篇小说领域，我觉得，高水准的还是挺多。”

要看清现实

“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”

提到普遍认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乏力，阿来承认：“长篇可能确实差点。”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，“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读的。我写的《空山》，就值得看嘛。很多时候，你都没有读，就假装说没人写出好的长篇小说。”

作为文学读者，也不难见到这样一种感慨：时代发展这么快，社会如此复杂。但似乎很少有哪个作家，或者一部重磅作品，将之给与充分呈现。很多当代文学作品，对社会很隔膜，写得又不出彩。阿来却并不认为这值得非常忧虑，而是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态。

“文学的开拓都是一点一点的。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写作者都写得跟莫言余华那样的水平。你去看文学史，那么多人写作，留下来的也都有限。经常一两百年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但你不能说，那些时间里，没有人写作啊。李白杜甫那个时代，写诗的人多得很嘛，包括杜甫诗里提到的那些朋友，都在写诗。但我们今天经常读的唐诗是有限制的。我认为，这是一个文艺生产规律。你得允许较为平庸写作的存在。甚至，平庸的写作也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。没有草，哪能有树啊？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，不是每一篇都是传世名篇。如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师水准，那今天收藏瓷器的人该哭了。渴望大师，但您得允许匠人水准的存在。”阿来说。

谈到此，阿来也提醒一点，“我们总在议论别人，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的就是，这些议论别人的人，回到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是很差的。我觉得，与其去讨论别人的事，还不如从自己做起。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讨论别人，这个不行，那个很差，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低。”

要懂得反思

“曹操是三国时代最有作为的人”

随着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，解读经典，是一个风潮。但如何辨别经典，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

情。阿来警惕，不要有厚古薄今的心态。“有的人总觉得过去的，被封为经典的，就一定好。哪怕有人觉得没那么好，也不敢提异议。毕竟大家都说好嘛。其实，我们读书是要动脑子的。不要迷信定论。是要培养人独立思考能力。不要一提经典就是四大名著。这个四大名著，允不允许我们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去反思一下？我们不是说要反思历史嘛？那么包括历史中产生的东西，其实都是可以反思的。”

提到中国传统文学，阿来提到，如果是读诗歌、散文，读古典作品，他没意见，“但如果是《三国演义》这样的作品，我觉得那不如去读今天的东西。”阿来明确表示，自己不喜欢《三国演义》，认为它是“一本观念非常陈旧的书”。这部脱胎于《三国志》的古典小说，在阿来看来，“观念很狭隘。比如说三国时代最有作为的人物，就是曹操。但在罗贯中笔下，曹操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人物。光看曹操治理魏国的政绩，比蜀国、吴国都要好，不然他不可能统一中原。再者，曹操作为我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诗人。你读曹操的诗歌，你会读到很多东西。他的诗里，对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，他是有反思的。对老百姓在战乱中悲惨生活，他也是有反思的。比如说他写的‘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’，那么我们来想一下，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，有哪一个是能达到曹操这样的思想高度？很难找吧。曹操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。你想他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汉献帝作为一个傀儡在他手里，但这个时候，他写诗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。像‘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’，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‘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’，还有‘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栖’。而《三国演义》小说的立场，就非常顽固地认为，这个天下一定要是刘家的才行。在我看来，其实这个小说是非常封建的思想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杨谨烛

9月3日，阿来在办公室接受封面新闻专访。

观点
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新新闻资讯扫码上封面新闻
看精彩短视频，听阿
来讲述文学与写作。